

戴维·洛奇文集 (卷六)

# 天堂消息



1.45

[英] 戴维·洛奇 著

李力 译

作家出版社

戴维·洛奇文集 (卷六)

# 天堂消息

李力译

〔英〕戴维·洛奇 著

(京权) 图字: 01-97-17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堂消息/(英)洛奇(Lodge, D.)著;李力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12

(戴维·洛奇文集)

ISBN 7-5063-1593-9

I.天… II.①洛… ②李… III.长篇小说-英国-当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38098号

**天堂消息**

---

作者:戴维·洛奇

译者:李力

责任编辑:刘英武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45千

印张:10.5

插页:2

印数:001~10000

版次:1998年12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1593-9/I·1581

定价:13.00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天堂消息

献给迈克·肖

“那是人间天堂！难道你不向往？噢，当然！”

哈克·惠特尼  
《夏威夷旅游指南》

乘风而来，  
夜色中穿过那千姿百态、装点群山的云彩  
降落，  
无数的人带着梦来到他们渴慕已久的地方。

威廉·梅雷迪思  
《夏威夷纪行》



## 第一部

“他们何苦来呢？他们何苦来？”

大群的乘客潮水一般涌入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的第四候机大厅，特沃威斯旅行社负责机场接待的高级代表，莱斯利·皮尔逊，以一副既怜悯又轻蔑的神情望着他们。候机楼内原本就很拥挤，又因为前不久的那次坠机事件，加强了安全检查，于是在这个盛夏的上午，候机楼里更是挤了个不亦乐乎。据说那次事件是一起阴谋破坏活动。（已有三个不同的恐怖组织声称对此负责，也就是说，至少有两个打算平白落一个滥杀无辜的名声。这就是现代社会，莱斯利·皮尔逊见识得越多，反而越发糊涂，也越发厌恶了。）今天上午，安检人员在检票处以超乎寻常的工作热情详细地盘问乘客行李内装有什么东西，并且仔细检查了乘客贴身物品及随身携带的提包。几条缓缓蠕动的长队从几个检票台前向外延伸出来，几乎都要抵到大厅对面的



墙了。另有两排更长的队伍同它们交叉排着，这是排队通过验照和安检去往候机休息厅的乘客。排在队中的乘客有的轮番将身体重心从这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有的倚在堆满行李的行李车把手上，还有的蹲坐在衣箱上。他们脸上的表情形形色色：紧张、焦躁、无聊、隐忍，但还没有显出倦意。相对而言他们还算是精神，色彩鲜艳的休闲装干净有形，脸上刚刮过胡子或化过妆，头发也齐整顺滑。但莱斯利·皮尔逊凭经验知道，万一出点儿意外，比如说累坏了的航空管理员来个消极怠工，行李员磨磨蹭蹭，班机就不能按时起飞。那样一来，用不了多长时间，文明的外壳就会裂开缝隙喽。他就亲眼见过这个大厅，还有那边的离境大厅里，全被不能按时登机的乘客挤得水泄不通。他们穿着脏乎乎皱巴巴的衣服，横七竖八地躺卧在大厅的地板上、桌椅上，在荧光灯下昏昏睡着。有的大张着嘴巴，有的手脚斜伸，活像是一场大屠杀或者中子弹爆炸后的遇难者。几名机场清洁工在一具具躺卧着的人体之间择路而行，颇似硝烟散净后战场上的食肉兽。今天，情况还没糟到那步田地，但已不是很妙了。

“他们何苦来呢？”莱斯利又一次说道：“他们图什么呢？”

“图不用花钱的三S呗，不是吗？”特雷弗·康诺利回答说。他刚进特沃威斯旅行社工作，暂时跟着莱斯利当学徒，学习怎样识别和问候公司的顾客，验看他们的旅行文件，看他们有没有弄错日期（让你吃惊的事才多呢），护照是否有问题，签证是否已按规定办理，然后指点他们到合适的地方去排队办理登机手续。如果顾客需要的话，就帮忙推推行李车，有问题就予

以解答。“就是阳光、沙滩和性爱。①”特雷弗傻笑着如此解释他的妙语。

莱斯利不屑地哼了一声，说：“那也不必费这么多周折嘛，到西班牙的马略尔卡就行，到南边的伯恩茅斯也可以。说起这个，今年呀，这夏天多美。困在这鬼地方，你什么也甭想知道。”他朝上翻翻白眼儿，瞪了一下低垂的铅灰色楼顶。上面整幢楼的管管线线都裸露着，大概是超现代主义的风格吧，但莱斯利却感觉好像是置身于酒店的地窖里，或是军舰甲板下的机房里。他扫了一眼文件夹上当天乘客的名单，说：“就说这一拨人吧，他们要去哪儿？火奴鲁鲁。火奴鲁鲁！我问你——他们得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到呀。”

“十八个半小时，包括在洛杉矶换机的时间。”特雷弗说。

“花十八个半小时窝在那么个大号沙丁鱼罐头里？真是有病！要叫我说呀，他们全疯了。”莱斯利说着，双眼像灯塔上的探照灯一样，将整个拥挤的大厅扫视一遍。他注意到一位昂首挺胸颇有军人风度的高个儿男人（他实际上是一位退休警察）。“瞧他们，跟旅鼠②似的。旅鼠！”他重重地吐出“旅鼠”两个字来，可实际上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旅鼠是什么。一种小动物，盲目地成群移动，然后一蹦就跳进海里，不是吗？

“那就是图新鲜吧。”特雷弗说：“马略尔卡，谁还去那儿。布莱克普尔再寻常不过了。佛罗里达也是，甚至包括加勒比。你得不停地往远处奔，才能显出与众不同来。”

---

① 三S是下文中“阳光、沙滩和性爱”三个英文单词开头的字母。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所加。

② 旅鼠：一种生长于寒冷地带尤其是北欧的似鼠的小动物。有时不畏险阻成群结队做长途旅行，然后集体跳海自杀。

“来了两位。”莱斯利说。一对年轻夫妇穿过自动门走进大厅，犹豫地四下张望着。莱斯利认出了他们行李上贴着的特沃威斯旅行社黄、紫两色的标记。“我敢打赌，他们准是去度蜜月的。”看他们从头新到脚的衣服，以及同服饰相搭配的全新的行李，莱斯利断定他们是新婚夫妇。但那位妻子站在前面，侧后跟着推行李车的丈夫，二人中间又明显地有种距离；看来危机已在他们的婚姻中初露端倪了。他们很可能昨天才举行的婚礼，然后在伦敦一家又热又吵的旅馆里过了一夜。现在两人又准备把新婚的第一天全耗在飞机上了。飞机上的座位窄得像牙科诊所的椅子，两人就要把自己捆在这么一对椅子里，绕着地球飞上半圈。要是去伯恩茅斯的话，准会好得多。

莱斯利微笑着上前一步向他们做了自我介绍，然后查看他们的机票和护照。“夏威夷——到那儿度蜜月真是绝了，要叫我说的话，先生。”

那位青年男子怯生生地一笑，但那位妻子却露出不悦的神色，说：“这么明显吗？”她有一头金色直发，用一把玳瑁梳子把头发从额前拢到脑后，这使她那双眼睛显得更为清澈，颜色跟冰晶一样蓝。

“哦，您瞧，在我的花名册上您是哈维太太，在护照上您叫莱克小姐。这很明显嘛，夫人。”

“真仔细。”她冷冰冰地回答。

“这有问题吗？”小伙子着急地问，“我是说护照？”

“一点儿也不碍事，先生，没什么可担心的。请到21号台检查行李。恐怕你们得等些时候。”

“你不替我们办理吗？”哈维太太说。

“按照安全规则，乘客得亲自去确认自己的物品。我的同事康诺利先生很乐意帮你们推行李。”

“我们自己能推，多谢。”哈维太太这话的意思显然是说，她丈夫能推，因为她连瞟都没瞟他一眼，就自顾自地朝 21 号安检台走去了。

等他们走远了，特雷弗“唷”地长出一口气，说：“真高兴我不用像他那样受这份罪。真是个难缠的女人。”

“爱情啊，是年轻人的梦想。”莱斯利说，“跟从前大不一样了。全怪婚前同居，搞得结婚一点也不浪漫了。”

这句话的话锋是冲着特雷弗的，但特雷弗却装糊涂，回答说：“对，我就常这么跟米克尔讲：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莱斯利假装没看见特雷弗涎皮赖脸的笑，低头在名单上哈维夫妇的名字旁划上“✓”号。“快瞪大你的眼睛，找找一个名叫谢尔德雷克的单身旅客。看见他名字边上的星号没有？”

“看见了。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这是免费旅行。一般只有记者、游记作家才够格儿。”

“我倒不介意干这活儿。”

“那你首先得会写文章，特雷弗，首先你得会拼单词。”

“现在没那必要了吧？电脑就替你做了。”

“无论如何，他一露面你得机灵着点儿，给他留个好印象，要不他能写些话损你。”

“比如说？”

“比如说，‘在机场迎接我的是一个邋里邋遢的导游，他的制服上落满了头皮屑，衬衣领上还缺着一粒扣子。’”

“这得怪米克尔，”特雷弗显出一丝慌乱的样子，“她答应要替我缝上的。”

“干这一行，特雷弗，仪表很重要，”莱斯利说，“游客刚到这里时都很紧张，摸不着头脑。你一亮相就应该赢得他们的

信任。我们就像守护天使，要把他们轻轻地渡送到彼岸去。”

“得了吧。”特雷弗说，但他还是紧了紧领带结，拍了拍双肩和衣领。

随后过来的两位旅客是来自克罗依登的一对中年夫妇。那妇人又圆又胖的身体强裹在铁蓝色的紧身裤和紧身外套中，紧绷绷地直让人替她担心。她竖起大拇指一指旁边的丈夫说：“他心脏不好，这么长的队他可排不了。”那位丈夫则微笑、摇头，示意莱斯利放心。

她丈夫看上去确实不很健康，脸上泛着潮红，还长着斑点，一根酒徒才有的红鼻子像电灯泡一样嵌在脸中央；白衬衣下面软面团一般的肚皮松垂着盖在皮带扣上。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去试试给您弄辆轮椅来，先生。”莱斯利说。

“别，别，别傻了，莉莲，”他丈夫说，“别听她的，我很好。”

“他真不适合长途旅行，”莉莲说：“可是我们也不能让我儿子特里失望啊。是他替我们预订了这次旅行，一切花销都由他包了。他要从悉尼去夏威夷接我们呢。”

“真不错。”莱斯利一边检查他们的旅行证件一边回答。

“他在悉尼那边干得很好。他是时装摄影师，还有自己的工作室哪。有一天大清早，他六点钟就打电话过来，当然了，那边的时间和这边不一样，是吧？他说：‘我想出钱让你和爹地出门玩一趟，作为纪念。你们只管去希思罗机场，剩下的事我全包了。’”

“年轻人对父母能有这份孝心，听了真让人高兴，”莱斯利回答说，“特别是在这年头。特雷弗，带布鲁克斯先生和太太去16号安检台，跟他们解释一下，说布鲁克斯先生身体不好。”

那儿是公事舱的入口，”他又向他们解释说，“排队的人少一些。”

“我们得额外给钱吗？”布鲁克斯先生不安地问。

“不，不用。座位是一样的。不过我们同航空公司有协议，有残疾的乘客可以从公事舱入口检票登机。”

“残疾！我没有残疾。瞧你都干了些什么呀，莉莲？”

“闭嘴吧，西德尼，你别得了好处还不领情。多谢了。”布鲁克斯太太对莱斯利说。

特雷弗领着这两位走了，但他并不太情愿，因为远处走来了两位手拿紫黄两色小公文包的年轻女子。特沃威斯旅行社的宣传册里要求游客使用这种小包。这两位身穿浅色慢跑装的女子都算不得特别漂亮，也都已经过了青春的花季，不过她们正好是特雷弗喜欢与之调笑的那一类顾客，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看上去可以一起打打哈哈。

“小姐们，第一次去夏威夷吧？”莱斯利问道。

“噢，是，是第一次。我们最远才到过佛罗里达呢，是吧，迪伊？”那位穿粉红和蓝色相间运动装的姑娘说道。她长着一张胖胖的满月脸，大而圆的眼睛，孩子似的细发微微蜷曲着，月晕一样环绕在脸旁。

“要飞多长时间？”迪伊问。她的运动装是浅紫加绿色。跟那一位相比，她的脸部轮廓较为分明，神情中多了几分狐疑。

“还是不知道的好。”莱斯利这句俏皮话让粉加蓝笑得前仰后合。

“噢，行了，告诉我们吧。”她说。

“今晚八点以前就到火奴鲁鲁了。”

“可这还没算上时差吧？”迪伊说。

“她是教理科的老师。”迪伊的同伴主动补上一句，似乎是

想解释迪伊为何要如此刨根问底。

“哦，那么你得再加上十一个小时。”莱斯利说。

“天哪！”

“不要紧，迪伊。去那儿很值得。”穿粉加蓝的姑娘问莱斯利道：“他们说那儿美得像天堂，是吗？”

“一点儿不假。”莱斯利说，“如果可以的话，还请两位女士允许我对你们挑选的旅行服装称赞一句，真是既方便又合体。”

粉加蓝红着脸吃吃笑了，连迪伊也变得高兴起来，赐给他女王般的一笑，然后两人朝 21 号台前的长队走去。特雷弗回来时正好晚了一步，没法借口帮她们推那一大堆行李献献殷勤。

“小鸟们怎么样啦？”特雷弗说。

“我把她们打发了，特雷弗，”莱斯利说。“我以我之无与伦比的旧式礼仪引导她们登程了。”

“去你的！”

上午在缓缓过去，乘客的队伍越排越长。铅灰色管道和大梁下的空气变得更加混浊，人们沮丧和焦躁的情绪也越来越浓。验照台前排着的一大队乘客慢慢向前挪动着。他们不时看看表，生怕误了自己的航班。乘客 R. J. 谢尔德雷克持的是“佳宾赠票”，他递上机票时，不悦地冲那几排长队咕哝了几句。他穿着一套米黄色猎装，拖着一只轮子内嵌的实用的硬壳皮箱。他过早地谢了顶，隆起的头顶又大又圆，硕大的下巴往前突出着；在这两个小丘之间，其余的器官就只能挨挨挤挤，勉强容身了。

“不着急，先生，”莱斯利说，同时还诡秘地挤挤眼睛，

“跟我来，我能帮你从公务舱入口登机。”

“不、不，我应该和别的旅客享受同样的待遇。”谢尔德雷克博士说（因为从机票上看，这就是他的头衔），“这完全是实地调查的一部分嘛。”他令人费解地补了一句。莱斯利主动提出帮忙，他谢绝了，自己拖着带轮子的皮箱，消失在人群中。

“这就是那个记者吗？”特雷弗说。

“不知道，”莱斯利回答，“票上说他是位博士。”

“他的头皮屑比我的还厉害呢，”特雷弗说，“而且脑袋上也没剩几根毛了。”

“先别看，”莱斯利说，“有人在给你录像。”十码之外有个壮汉将一架手提录相机对准了他们。他蓄着浓密的络腮胡子，穿一件双色罩衫，裤子熨得笔挺。他的身边跟着一位女士，她穿着一条黄色纯棉裙子，上面印着许多红色太阳伞，身上还牵牵挂挂戴了一大堆不值钱的小饰物。她心不在焉地环视周围，神情就像一个溜狗的人，在她的宠物停下来对着树干抬起腿时，随便到处望望。

“真不要脸！”

“嘘！是我们的人。”莱斯利说。

埃弗索普夫妇刚乘航空支线的飞机从东米德兰平原到达希思罗机场。“不介意把你们拍进我们的家庭电影吧，”他一边走近莱斯利一边说，“我一进门就瞧见你们的制服了。”

“没关系，没关系，先生。能看一下您的机票吗？”

“夏威夷，我们来了，不是吗？真恨不得早点儿把那些呼拉舞<sup>①</sup>女郎拍进我的取景框里。”

“有我在就不行。”埃弗索普太太拍了一下丈夫的粗手腕

<sup>①</sup> 呼拉草裙舞，夏威夷土著人的一种舞蹈。



说。“这不是咱们的第二次蜜月嘛？”

“等到那儿以后，亲爱的，你自己也得穿上条呼拉草裙。”埃弗索普先生说完冲莱斯利和特雷弗挤挤眼，“都让我想人非非了。”

埃弗索普太太又拍了他一巴掌。特雷弗心领神会，坏坏地一笑——这种幽默正对他的胃口。

贝斯特一家看上去则一点也不幽默。贝斯特先生的包里装有各种娱乐场所的优惠门票，像天堂海湾音乐宴会、太平洋鲸鱼捕捞加工博物馆、怀梅阿瀑布公园等等，但贝斯特先生还是大为光火，因为包里的优惠票只有三套，而贝斯特家却有四口人。他们一家，父亲、母亲、儿子、女儿，严格地按高矮顺序，肩并肩地站到了莱斯利面前，莱斯利竭力向这一排灰灰眼睛、黄红头发和薄嘴唇们保证，这一错误将由特沃威斯驻火奴鲁鲁的代表予以更正。

“干嘛不现在就给我们？”

莱斯利解释说优惠票没有放在机场的办公室里。

“这可不太好。”又瘦又高，留一撇姜黄胡子的贝斯特先生说。

“你应该提意见，哈罗德。”贝斯特太太说。

“我正在提意见，”贝斯特先生回答，“我不是正在说吗？你以为我在干什么？”

“我是说写信去投诉。”

“好好，我会写的。”贝斯特先生恼火地说着，系上了海军蓝运动甲克的扣子。“别担心，我会写的。”他转身向前开步走，另外三位贝斯特列队跟上。

“知道吗，他是律师？”掷匕首一般地，贝斯特太太扭头扔下这句话。